

◇ 亦文亦画 冯杰专栏



冯杰,诗人,作家,文人画家。获过台湾《联合报》文学奖、梁实秋文学奖等。出版散文集《丈量黑夜的方式》《泥花散帖》《田园书》等十余部作品。

◇ 营闲事 王亚专栏



王亚,作家。作品散见于《天涯》《芙蓉》《雨花》《滇池》《散文选刊》等,出版有散文集《茶烟起》《营闲事》《声色记》《此岸流水彼岸花》《一些闲时》《今生最爱李清照》等。

◇ 草木慈悲 许冬林专栏



许冬林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,散文作品发表于《十月》《散文》等刊物,著有散文集《日暮苍山远》《养一缸荷,养一缸菱》《忽有斯人可想》等十部,及长篇小说《大江大海》等。

白脖子

说一个人是外行,村里叫“白脖”。

十四岁前,我曾在河滩上放过鹅,躺在绿色草地上,望着蓝天白云,曾对这个词的准确性和权威性表示疑惑不解:白脖有什么不好?天上飘的云一朵朵也是白脖子,夜晚乡村的月亮也是白脖子,此时身边每一只鹅都是气宇轩昂,也是白脖子。

我想这个词的含意可能与一张未染的白纸有关。

在乡下人眼里,一张干干净净没有

着墨的东西肯定靠不住,没有“立字为证”的分量,这些例子如乡下说的“白吃”“白说”“白干”“白来”“白当”“白忙活”。当然,还有“小白脸”。

世界那么大,乡村总有看不到的局限性。草木盲区。我不妨假设这样一个关于外行的“白脖定式”:

天下乌鸦一般黑。

你见过白脖子乌鸦吗?

没有,

所以你外行。



次明晰,各样锦绣不过终了一个锦灰堆,怎么不是韶光贱?雷玲便是那“锦屏人”,在杜丽娘的锦绣里寻觅归梦。

真正开始惊心要至《寻梦》。雷玲声容凉楚,唯尽其妙。虽轻吟浅唱,却形容、眼神,香肩一转,兰指一揉,都是悱恻凄迷。杜丽娘的眉眼里春愁汗漫,唱道:“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。待打拼香魂一片,月阴雨梅天,守的个梅根相见。”我竟在底下呆了,泪也漫漈得不能自抑,如自己发了一梦。

自《冥判》始,杜丽娘换了模样,由那个情思满怀的人成了一个游魂,一袭白色长帔,水袖亦白,而衬得眉眼益发幽艳。若说前情里杜丽娘眼角含春,这忽儿竟更风流起来,果然一副娇怯魂灵无依之状,连冥王见了亦怜,许她“随风游戏”。

幸而中国戏曲为了免了追问的纠葛,最后总爱大团圆了事,柳梦梅“拾画”“叫画”,杜丽娘回生与他缔结百年之好。终是《牡丹亭》序言里汤显祖所题“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”

则见风月,一世消磨。

至此,我竟怅然若失,恐怕跟了杜丽娘的丰神去了。好在雷玲在侧,便伴着在安陵书院游园,比杜丽娘更娇俏。

彼时正三月,园内满庭芳。

的,像个小妖精,远远摇曳在塘边的蒲草和芦苇丛里。童年时,我喜欢和家住塘边的同桌琴去采红荷,红荷耀眼,总有些鼓荡人心。我们采红荷,大人们也不责备,他们说红荷是野荷,对之不屑。

白荷自然不可随意去采,因为那是家养的荷花。乡人厚爱并呵护白荷。以至我们站在塘边,远看白荷,无端觉得有隆重的事要发生。白荷令人觉得纯洁矜持自有其深远的意义。心想着,长大了,可一定要做白荷一样的人。

冬天,抽干荷塘的水,乡人去挖藕。在白白花的冬阳下,许多人赤了脚去踩,去寻最粗最长的藕。那是白荷花身下结出的白藕。

春暮天,父亲在门后的长宁河里种菱。虽然只种了三四丛,但菱发得快。父亲说,“六月六,发一间屋。”那得能摘多少菱角啊,这童年里最清甜的水果。在我们的方言里,“六”和“屋”的韵母发音,都发“e”。一棵菱,到了六月,可以在水面抽枝散叶地铺出一间屋那么大的场面,这是一棵柔嫩纤弱的水生植物默默撑开的生命格局。

菱开白花。在初夏,白花出水,蛾子似的,比茉莉花还要小得多。仿佛不愿意让人知道,它开花了。

则见风月

颓,执红牙一拍也拍不散的幽怨缠绵。雷玲的杜丽娘不如此,她是含蓄又活泼的,眼见得春色如许,却偏叹年华似水,一些儿话不知与谁说,手中折扇开阖竟也亦喜亦嗔亦愁。你尚未品咂出她心中底事,早已被她攫住,怔怔地随她去了。那眼风、身段、科白、唱腔,一些些搓揉得你也摇曳起来。唱“颓垣”而并不曾颓,见辰辰美景叹一句“奈何天”,也只可见她惜春。《世说新语》里有则小故事,说的是擅笛的桓子野每闻清歌,辄唤“奈何”,谢安听闻后,说:“子野对音乐一往有深情。”杜丽娘何尝不是桓子野的心性?唯其有深情方能得见春色无边之外的荒芜,从而伤春思春,才有了后来的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”。

再看丽娘与春香游园,雷玲的声音里似乎仍旧敛着,你却直可见见雕梁画阁朝云暮雨,有烟波飘渺云霞流光,也有风扶弱柳雨打芭蕉,一个园子的阴晴晦明便在她们一掩面一挪移一个兰指半分浅笑里。

杜丽娘此刻浑然由高门闺阁内卷帘之后缓缓行出,看春光蔓延竟觉心惊。“锦屏人忒看得这韶光贱。”依旧是那样熟软地唱,无限温柔的,愁绪却渐

初夏的白

是开白花的。

栀子花比茉莉花开得要胆大些,那花有掌心大,重瓣的甚至有碗口大,一朵花的香气能涨满一间屋子,一棵花树能香大半个村庄。所以,栀子花盛开的初夏,我的村庄仿佛被花香给抬升起来了,荡荡浮动。村庄醉醺醺的,乡路也醺弯了腰,在花香与草木清气里逶迤着,迎送劳作的乡人和出门的学子。

有一回,晚上在巢湖边的湖滨大道上开车,夜色幽深,路边的树木芦苇幽深,心下莫名生起漂泊的孤寂。这时,忽闻得风里一缕栀子花香,不禁缓缓放慢车速,心儿也在花香里缓缓安妥。在我的习惯性思维里,有栀子花的地方,必有村庄,必有一户户安静生活的人家,那人家也必有纯洁好看的女儿……人世是这样端然美好,寻常烟火也是可亲可敬。

早先,我们小镇的江堤脚下,还有成片成片的荷塘,塘里白荷花居多,覆盖了茫茫的水面。也有红荷花,艳艳

一入夏,许多艳色的花儿都暂时歇了场,悄悄坐在枝头的,是小朵小朵的白花儿。

白花不招摇。夏是低调的。

初夏有茉莉。开着白花的茉莉。

茉莉最像少女,最具初恋气质。那些白色的花儿盛开时,悠悠散着淡雅的香味儿,一种我且盛开但不会惊扰叶子的意思。夏天么,绿才是主题。茉莉花瓣单薄,若是浮在杯子里,没个三五朵,是铺不满杯口的。花期也短,一朵花再美,也只开一天。

少女时候,我买香水,最爱茉莉味的。后来喝茶,也爱茉莉茶。及至成年,也只想低眉做一个小白花一样的女子,不浓烈。是干净就好,淡然就好。

初夏有金银花,初开白色,翌日便成金黄。盛开时,寸把长的细细花蕾裂开,香气炸泄,仿佛无数小蜻蜓停栖在悠长悠长的藤蔓上,呼唤雨季到来。记忆里,老家的土篱笆墙上,睡着厚厚一堆金银花藤,篱笆墙下丛生野蔷薇。花开时节,金银花和野蔷薇相望相迎,乡人荷锄下地,路过也不采。只有野蜂子在那里嗡嗡扑扇小翅膀,也像荷锄奔忙的农人。

金银花开过,便是栀子开。栀子也